

# 媽媽罰我跪

琦君

小時候，只要我過分頑皮惹媽媽生氣，她就繃起臉說那三個字：「去跪下。」我就蹬蹬蹬跑到佛堂前的小蒲團上跪下。那是外公特別用軟軟的蒲草給我編的，他說那才是真正的蒲團，在佛堂裡越跪久越會長大，佛菩薩會保佑我聰明又健康。所以我一點也不怕媽媽罰我跪。

有一天，我因為偷吃一塊媽媽剛剛做好供佛的紅豆棗泥糕，不等她開口，我就主動要去佛堂罰跪。媽媽偏說：「不要去佛堂，就在廚房裡跪。」我知道佛堂裡供有一大盤香噴噴熱騰騰的棗泥糕，媽媽生怕我再偷吃。其實我就是不吃，跪著聞聞那香味也是好的。可是媽媽令出如山，我若是不聽話，連中午特別為我蒸的新鮮黃魚中段也不給我吃了。我只好扮出一副苦臉央求：「廚房的地太涼太潮濕，跪久了會得風濕病的。」媽媽想了想，忍住笑說：「那就在廚房裡罰站吧。」罰站阿，媽媽又想出新招來了。都是我自已不好，告訴媽媽鄰居小朋友王玉在鄉村小學唸書，背書背不出來，老師罰她對著牆壁站五分鐘，因為學校的水門汀地都是灰土，而且女孩子跪著也不好看。王玉對我說時還眉飛色舞，好像覺得男生罰跪，她罰站，高他們一大截的樣子呢。媽媽聽了還笑瞇瞇地誇老師罰得當，誇王玉誠實懂事。現在她也要罰我站，算是讓我升級了。我又嬌聲嬌氣地說：「王玉是對著牆壁站，我們廚房的牆壁灰土土的，還掛著鹹魚，有一股子腥味，我就對著灶神爺站好嗎？」媽媽覺得也有道理，就點點頭，這時她已笑瞇瞇，一點怒氣也沒有了。我畢恭畢敬地站著，卻又忍不住問：「媽媽，您小時候，外公外婆罰你跪嗎？」媽媽瞪我一眼：「罰站時不許說話。」過了一下，再嘆口氣說：「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外婆過世得早是你外公把我帶大的。你去問外公吧，問她有沒有罰過我跪，我小時候，是不是像你這樣不聽話。」外公那時在廊前曬太陽，我馬上朝灶神爺拜了三拜說：「我這就去問外公。」就馬上溜出廚房，一次嚴重的罰站就這樣結束了。我跑到廊前，撲在外公暖烘烘的懷裡喊：「外公，媽媽要罰我跪，後來又改了只罰我站，站得腳板心好疼喲。」外公敲著旱菸筒問：「你做錯了什麼事呀？」我說：「沒做錯事，只不過吃了塊供佛的紅豆棗泥糕。」外公問：「媽媽看

見你拿去吃的嗎？」我搖搖頭，外公說：「不先問媽媽，自己拿來吃就是偷。」我委屈地說：「我肚子好餓，媽媽老是要我等，等供了佛和祖先、等外公和阿榮伯都坐上飯桌，再分給我吃。我還小，禁不得餓的呀。」外公阿阿地笑了，把我摟得緊緊地說：「哦，小春還小，小春已經很聽話很乖了。」我仰起頭，摸著外公的灰白鬍鬚問：「外公，媽媽小時候，您有沒有罰她跪呢？」外公搖搖頭說：「沒有，你媽媽從小就懂事，從不惹我生氣。她沒你命好，沒娘疼她，外婆過世得太早啊。」外公不再說話了，臉上像很憂傷的樣子，我就不敢多問了。但我知道，「罰跪」是一種很重的懲罰，罰過跪，一定要牢記心頭，不要再犯錯。媽媽因為疼我，要我學好，才罰我跪的。

可是運氣真不好，那天老師要我背一段《孟子》，我一眼看見他佛堂裡供的也是媽媽送過來的紅豆棗泥糕，我聞著香味，《孟子》竟結結巴巴的背不齊全了。老師生氣地一拍桌子說：「跪下。」我哭喪著臉說：「早上已經在廚房裡被媽媽罰過了。」我沒說罰「站」，因為老師佛堂前的蒲團很軟很舒服，我寧可「跪」。

老師仍很生氣地說：「你媽媽罰你是另一回事，我罰你是因為你書背不出來。」我就乖乖兒的走到佛堂前，跪在蒲團上。沒想到老師又大聲地說：「跪在地板上，蒲團是我弄佛跪的。」我說：「老師，我邊跪邊拜佛好嗎？我會念心經、大悲咒，媽媽教我的。」大概是我那一臉的虔誠，感動了嚴厲的老師，他沉著臉點點頭說：「好吧，你就跪在蒲團上念心經大悲咒，佛會保佑你聰明健康的。」他把佛堂裡的一串念佛珠取來掛在我的脖子上，我就閉目凝神地念起來，越念越高興。想想老師儘管對我那麼兇巴巴的，心裡一定還是很疼我的。不然為什麼要菩薩保佑我呢？我雙膝跪在軟綿綿的蒲團上，眼睛注視著香爐裡升起的嫋嫋青煙，想著每天清早隨媽媽並排兒跪著念經拜佛時，媽媽一臉的虔誠，使我有一份說不出的安全感。才知道跪並不是一種懲罰，而是讓我靜下心來慢慢地想，那就是老師常常教我的「反省」吧……。

歲月悠悠逝去，而當年罰跪情景，如在目前。想起慈愛又辛勞的母親，想起溫而厲的老師，領悟到他們對我的罰跪，含有多麼深的愛和期望啊！

—原載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七日《聯合報》副刊

文章賞析：

琦君（1917.7.24—2006.6.8）本名潘希真，浙江省永嘉縣人。高一時處女作〈我的好朋友—小黃狗〉，自此立志當文學家。其作品以散文響譽文壇，其中最出色的為回憶早年生活的懷舊文章。其文筆如行雲流水，舒放自然。文字書寫上沒有過於華麗的詞藻，也無艱澀難懂的文字組合，總以平易近人，淺顯易懂，質樸之文筆細述過往記憶，營造出個人獨特風格。代表作有：《琦君小品》、《三更有夢書當枕》、《桂花雨》、《橘子紅了》、《詞人之舟》等。

數十年來，琦君筆下的爸爸、媽媽，其實是她的伯父、伯母。原來琦君一歲時父親便過世，四歲時生母在彌留之際，將一兒一女託孤給伯母。〈媽媽罰我跪〉文章中，「罰跪」這件事似乎不是懲罰，而是在慈母、厲師下對自己的一種「反省」。這也給了我們另一種對處罰的思考。而這「處罰」中包含著長輩與母親對自己的呵護與殷切的期盼，藉著形式的懲戒，希望作者能從中得到省思的效果。所以，讀者不是在看一齣好戲，反而從中體會到「愛之深，責之切」的苦心。也許，每一個從小到大都有犯錯的紀錄，父母如何看待和處置，便成了一種學問。讀者輕鬆的讀著琦君慧點的心思和母親相處的過往，點點滴滴都勾起每一個人成長的回憶。

品味時間：

1. 請分享你曾經因為什麼事被母親處罰？
2. 你認為兒女做錯事時，父母可以用什麼方式或態度來糾正子女的過錯？
3. 請討論「處罰」和「體罰」的相同相異處。